



可以老,但要酷

□青弋



“女人一旦上了年纪,乱七八糟的就全来了,色斑皱纹白头发,各种神出鬼没的过敏症,身体里仿佛燃起一个大火炉似的潮热。”读着朋友推荐的日本女诗人伊藤比吕美的《闭经记》,中年的我,一下子有了共情。

之前读过佐野洋子的散文集,对于女性的老年生活已经有了大致了解。而写这本书时的伊藤比吕美是五十六岁,连接中年与老年的站点。作为日本女作家,她们有共性,都得过抑郁症,坦率得惊人,不粉饰不雕琢,还原生活本来的样子,美的,丑的,毫不遮掩地袒露在读者眼前。在阅读过程中,我常会惊叹,真敢写啊,简直百无禁忌。书中有关她的一张照片,一直自称欧巴桑的伊藤比吕美,顶着爆炸头,笑容热烈,还是生命力蓬勃的中年女性样子。所以,她的文字完全跳出年龄框架的气质也算是字如其人。

比吕美的经历堪称传奇:二十岁患厌食症,35岁患忧郁症,结婚离婚几次,生了三个不同父的孩子,四十几岁去美国生活,55岁与美国犹太人画家“夫”同居。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大女儿未婚先孕,被当上外婆后,比吕美也有过心理上对年龄的挣扎,但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角色。

活泼热情的个性,使她的文字也有诗性的活泼,自带阳光雨露,浑然天成。听比吕美聊她的伴侣、耄耋之年的父母、三个女儿,聊她的减肥,喜欢的日本美食,聊月经以及性事。琐碎而平淡的生活,快乐的悲伤的,人生常态。

她这样评价同类:“我们是满身疮痍的女人。无论旧相识还是新女友,都沾着血,伤痕累累。有孩子的为孩子而伤;父母健在的为父母;有男人的,男人是元凶;没男人的,亦自有伤痛。我们精疲力竭,身心破碎,然而当新的太阳升起,又镇定地站起身来,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平时根本感觉不到自己已经满身伤痕”。观察身边的女人们,有的为孩子闹心,有的为父母操心,也有的被情所伤而离异。但她们一个个都活得充满力量,女人是最有韧性的一种生物。

比吕美的勇敢在于,她一次次地走进婚姻生孩子还能潇洒地走出来。

她说男人:“他们盘踞在一家的正中间,号称担起了全家重任,虽然爱着家人,却不能像我和母亲那样,全心全意为家人作出奉献。他们做不好精神准备——自己的人生将要被家庭生活这种烦冗延续的日常搅乱。”是的,男人是多么相似啊。生活中有许多爸爸在孩子的教育中自动缺席,仿佛他们挣钱养家就万事大吉。除去工作与自己的爱好,他们并不关心家庭氛围,也没有耐心投入到家庭团建中去。所以,真正高质量的婚姻少之又少。前天无意刷到一个情感博主播出的真实故事,女主三十多岁就对丈夫完全没有了爱,因为丈夫是个除了拼事业挣钱之外,什么也不管的木讷之人,无视妻子的情感需求,也不喜陪伴孩子。时间久了,家庭关系异常冷漠。结果,老师打电话来说她五岁的孩子有问题,在幼儿园特别敏感好哭。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这对父母如果再不改变他们的夫妻关系模式,孩子的问题会越来越大。

按理说,比吕美与画画的艺术家“夫”走到一起,应该是情投意合的,不然也不会最后选择了他。但是她这样写:“这几个星期里,我被盐米油盐迷倒了,整天想着发酵的事情,根本没在意他的味觉感受。我像在谈恋爱,夫拦路挡住我的热情,给我泼冷水,既不懂情趣又很粗鲁。可是没办法,就算文化背景不同,亲人毕竟是亲人,我在为亲人做饭,只有暂时放弃小爱。等夫死了,我再接着耽溺吧。”她当然要在意“夫”的口味,于是暂时放弃盐米油盐。却又说等他死了,她再接着耽溺……口无遮拦之下,掩藏着一颗向阳的心。

也许正因为比吕美在婚姻里进进出出,比较了解男人的属性,最终她才懂得如何与他们相处。“上一次,我写到在夫的世界里,只要我们并排坐在一起,无言盯着同一个画面,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对话交流了。我父亲也一样。只要我坐在父亲身边,和他一起无言地盯着电视画面,就能把他从孤独中解救出来。”如果交流已经可有可无,那就无言地陪伴吧。“夫”也好,“父”也好,陪伴就是爱。

在父亲生前,比吕美每个月长途飞行从美国加州到日本熊本,每次累得要死要活。这点我也深有体会,因为我几乎每月回老家看妈妈一次,虽然只有四个小时的车程,也会觉得舟车劳顿,尤其遇到堵车时。父母老了,他们的天地越来越小,就越需要子女陪伴。“我的老狗茸茸,突发脑溢血,幸好挺过来了。”“父亲老了,像狗一样老,比狗还老。最后他死了。”父亲去世后,她有了更多的自由,每天跳尊巴,瘦了4公斤,重新穿回牛仔裤。这个女人太酷了吧,于是,我也报了一个舞蹈班,不为减肥,只为中年的状态不那么松垮。

读了比吕美的后中年时代和佐野洋子的老年时代,感觉人生就是年轻时不断地得到,中年往后不仅身体日渐衰老还要不断地面对失去。

可以老,但要酷。



不忘《初心》爱“廉”说

□淑娜 苏中

《初心》是作家丁捷精心撰写的一部政论体散文。书中所述所论是时代的大主题,人生的大文章。大到国家,小到个体,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官员才能清廉,民族才能强大。这部散文是丁捷继《追问》后又一防腐反腐题材的力作。既然是防腐反腐,书中有言“把持住私心、贪心、野心这三条底线”,才能成功。“将心比心”,所谓“把持三心”,其实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初心》一书里书外,如何表现初心呢?丁捷还是一位画家,他笔下的鱼儿,像顾城的书法,些许童趣,些许谐趣,些许情趣,很是形象。形象的还有《初心》封面装帧:白色书皮与红色书名在强烈的色彩对比中,形象地展现出“火红的初心”及官员的“清清白白”。封面仿佛一片白云,而我选读《初心》部分精彩章节,不禁想起白云的诗句,不妨改为:《初心》深处有“人家”——人心的阐述与名家的论述。

《初心》是一册有深度内涵的书籍。与其说《初心》是一册政论体著作,不如认为《初心》是一册文学与哲学相融合的散文大作。丁捷博览群书,引经据典,用深邃的目光,智慧的语言,解读“初心”。初心有何价值?书中先是采用孟子对公都子的教诲:耳朵、眼睛是不会思考的。心是会思考的器官,人思考才会有所得。人会用心,才成君子。因此丁捷认为:会思考的人心,可以决定人生。所谓“初心”不正是迈步前行时,心的思考、想法!初心未必一尘不染,一路不变。丁捷又用村上春树的一段话解释:一个人在事业的道路上走得蛮远了,他已得到世俗认可的成功,这时却找不到自己,甚至误入人生的歧途,他应该赶紧停下问问自己是否走在来时的心路上,是否已被后生的欲望所绑架?

书中许多鲜活的腐败例子,正是形象化的解读——像丁捷印象深刻的美女会计汤兰英。20世纪70年代,她在信用社工作,收入稳定。可在人生路上,她更多关注其他小器官(眼睛、耳朵等)的感受,忽视大器官(心)的作用,追求美食,迷惑俊男,利用会计的身份,贪污4万多元公款,终被枪毙。这个真实案例既诠释了孟子口中“心”的价值,又演绎村上春树眼中“回头看心”的必要性。好比钱锺书先生做学问: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丁捷打通古代中国哲学家与当代日本作家的思考,又给出自己时代的答案:初心像一个长箭头,直线代表前进轨迹,三角形的头部斜线代表“回头”,才能稳步远行。党员干部的时代之旅,尤是如此。

书中诸如此类的思考及思绪,均是丁捷“自我心灵的直白,真诚情感的结晶”。这种直白与情感,还体现在丁捷对“初心是什么”的回答。他认为初心即自然、自俭、自致等。以自然为例,寄情物质,心怀名利;寄情自然,心怀山水。书中还举出朱光潜先生所言,心怀名利的人,看到一棵树,会想到它的经济价值;心怀山水的人,看到一棵树,还能看到树的倒影之美。这就好比在一个小屋上的窗户上有着厚厚的雾气。对于心怀物质的官员、党员,在屋子里守着金钱,看不清外面的世界。《初心》作为文学作品的用处,就像一阵清风,吹散窗户上的雾气,让人看明窗外的自然世界。至于书中的清风又从何处来呢?丁捷的解读是:情趣正是取决于热爱自然的眼光与能力。有了自然情趣的人才有情怀。有了情趣、情怀,才会热爱自然、敬畏自然、感恩自然。三心之欲才会分解。他还认为:世界上看似最无用的事物,往往是人生最宝贵的情怀。从情趣到情怀的论述,让我想起中国文人喜好

的一句哲语: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对于此话,董其昌、冒襄等人都有过相关推崇,钱锺书先生也有相关述及。看上去“无意”,实际上有趣,有情怀。好比丁捷的同乡,那位明末的书法家、诗文家、收藏鉴赏家冒襄,喜好字画、盆景、怪石等,寄情山水,才会无意宦官生涯,才会有遗民情怀——热爱国家及民族。

在书中,今人的初心可以学习古人的初心,不过又有自己的特色。封建社会,国家属于帝王。官员只对皇帝负责。如今是人民天下,官员的初心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因此今天的初心,不仅发自内心,还受到外在人民的监督。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官员的初心在变化、进步,与时俱进;从当下的反腐局势看,官员的初心应该是静止的,守恒的。

丁捷于书中,不仅分析官员、党员的初心,也分析自己的写作心理。他在采访过程中,背负着巨大的心理负担,一度想放弃写作《初心》。他看到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中的名言:“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殚精竭虑的拼搏,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病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鬼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件事。”由此,他才下决心,完成书稿。说来也巧,有一位中国作家也写过同名文章,他的观点与奥威尔有“同曲”同工之妙:立志写作是个反熵过程——趋害避利,付出多收获少。正是这种反熵过程,有时能推动思想的净化,社会的进步。《初心》的写作过程,对于丁捷个人来说经历了阵痛之后,自我的思想也是一种升华,而这种升华,也将必然影响到读者以及书中述及的那些健在的官员——《初心》深处有“人家”:多思名家言,常看自己心,才能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官员。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对明清以来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对中国华北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创造性提出“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困境使得中国走上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艰辛时刻》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描述了一起发生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阴谋及参与各方的利益纠葛,其影响延续至今,多个国家卷入其中。作家阐释了重构现实的两种虚构方式:叙事者通过自由地重塑人物和事件来进行虚构;企图扼住这片大陆的政治与经济命脉的人则通过操控历史来进行虚构。



《最后一刻的巨变》
[美]格蕾丝·佩雷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过着女人的生活,我写下这些故事。”这部格蕾丝·佩雷的短篇精选集出版时,进入了同年美国普利策奖及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在书中,佩雷以独特的洞见和对人物的怜悯之心,讲述了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爱与冲突,描摹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困境和困惑。



《快乐的理由》
[澳]格雷格·伊根 新星出版社

三卷本收录了硬科幻大师格雷格·伊根30年创作生涯的20篇经典力作。伊根火遍西方世界和日本,却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他认为,人内在和外部世界一样是可以用自然科学认知的,观念、人格、记忆甚至爱都能从物理学深处找到解释。我们能够认知一切,只要我们足够勇敢。



什么让女性独立

——伍尔夫的解答

□陆行之

几乎每一个现当代的女性主义作者都会引用这句话:“女性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句话源于维吉尼娅·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被认为是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身上的标签有很多,“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先锋”“意识流文学的先驱”“女性主义作家”。

伍尔夫很幸运,父亲是有名的编辑,也是授衔爵士。伍尔夫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够接触英国上流社会文艺圈的名人,她成年后姑母离世,这意味着伍尔夫每年可以从姑母那里继承到五百英镑,她不需要为生计发愁。五百英镑换算到现在,有五十万人民币一年,是笔不小的数字。所以她说“五百英镑的年收入代表了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

说到底,女性要经济独立,才能够思想独立。问题是,谁能让女性经济独立?在欧洲历史上,很长的时间里女性不能拥有自己的财富。我还记得《傲慢与偏见》里的情节,根据当时的“限嗣继承”的律法,在老班纳特去世后,他的财产只能由远亲柯林斯继承。因为家族里,只有男性才能有继承权。所以,哪怕是老班纳特的五个女儿以及妻子,等他去世后,就会流离失所、一贫如洗。简·奥斯汀的小说,当然是浪漫的言情小说,同时也是在写19世纪绅士社会里的那些礼法、现实。其实在中国古代,我们也对女性有“三从四德”的要求,三从就要求她们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所以,女性在传统的伦常秩序里,是依附地位。

伍尔夫的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把“女性”单独拎出来写成长篇来讨论的,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们可以在后来的波伏娃、小野千鹤子的作品里,看到伍尔夫思想的影子。这让我联想到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说“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波伏娃写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伍尔夫早已给出了答案,“为了享受自由,我们当然必须自控”。

散文的第一段就引入了一位叫玛丽·西顿的女士,在十月的晴朗天气,一边漫步在高等学府的草坪,一边思

考“女性与小说”的关系。文章里说这个学校是伍尔夫杜撰出来的,叫“牛桥”,也就是牛津和剑桥的合称吧,我读的时候觉得更多的是投射了现实中的剑桥大学。我有一年秋天和同学在剑桥划船,很喜欢那里的艺术,并像她们的父亲与祖父们做的那样,把她们的财富留下来,专为女同胞设立研究员、讲师职位和奖学金,那该多好啊!我们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写作,在古迹和圣地徒步游荡,坐在帕特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十点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只不过——麻烦就在这里——如果西顿太太们从十五岁起就经商或从事业业,那就不会有玛丽了。”

剑桥真的是美,可惜的是,这样的美,在当时对于女人是不开放的,是只属于男人的。伍尔夫的这本书里有这样一位贯穿全文的“玛丽小姐”,对应的是现实中的伍尔夫。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Newnham(纽纳姆学院)、Girton College(格顿学院)这两所女子学院发表演讲,后来这场演讲被编纂成这本《一间自己的房间》。

严格意义来说,伍尔夫演讲的时候,这所学院尚未被算作官方承认剑桥大学的学院,只是一个接收通过剑桥入学考试的女学生而设立的高等教育学府。直至1948年4月底,Girton学院被剑桥官方认可,从这里毕业的女性才会获得剑桥的毕业证书。女性想读书有多难,当时在英国好像也只有两所女子院校。

回到书里,写到玛丽·西顿在思考关于“女性与小说”这个问题,当她忽然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灵感时,一位学监大步走过来,打断了玛丽,“这儿是草坪,人行道在那边。”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可以走这里的草坪,而我该走的是碎石小路,直到玛丽·西顿重新走上石子路,“学监的手臂才放下来,神色也平和下来,一如往常了。”但玛丽的灵感已经被吓跑了,踪影全无。

在这样一段面向女性的演讲中,引入小说的元素是很有趣的,主人公玛丽的遭遇,能够和当时位处剑桥格顿学院的女学生们产生共鸣。事实上整本书都是围绕着玛丽女士的意识流动所写的。相比较意识流作家福克纳的冷峻文字,伍尔夫的文字是诗意的、孤独的,具有独特的巧思,以及女性视角。

玛丽踏在草坪被人制止了,主要是因为她的性别。这里是一个很巧妙的隐喻双关。因为在现实生活里,当女性说要思考、触碰文学乃至想要进

行创作时,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